

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姊妹篇

# 一个天使的沉沦

YIGETIANSHIDECHENLUN

李敖

《上山·上山·爱》姊妹篇

# 一个天使的沉沦

YIGETIANSHIDECHENLUN

李敖  
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个天使的沉沦 / 李敖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1, 12

ISBN 7-50557-1686-7

I . 一… II . 李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台湾—当代 IV . I1169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6218 号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一个天使的沉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者 | 台湾 李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|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格 |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<br>10 印张 240 千字            |
| 版次 |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|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数 | 1—1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7-5057-1686-7/I · 258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价 | 19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编 | 100028 电话:(010)64668676<br>京权图字 01-2001-3625 |

## 序 幕

从我家到机场，安琪湖是必经之地。虽被称为湖，实际上比湖小，比池塘大。冬天酷寒的日子，湖上结一层厚冰，历久不化。不怕冷的孩子们常在湖上滑冰。有时湖边的鸢尾都已冒出绒黄浅紫的头来，还有孩童在冰上滑过来、溜过去。开车经过，见到在一大片苍茫肃杀的枯枝秃桠前，戴着烟红或兔白或橙黄或葱绿雪帽的小人们在冰上穿梭交叉，我就会停下车，或放慢车速，看着。他们被朔风吹得嫣红的双颊，映着湖畔残留的白雪，构成一幅恬静的画面。

当然，他们令我想到自己的童年，五六岁左右的时候，那时也不怕严冬，不怕酷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直到那一天。

过了安琪湖，约莫两条半街的样子，就是郭城的第三〇九号州监狱。过了监狱，约莫五分钟的车程，就是郭城机场了。机场倒是常去，接人送人的。先是被父母带着去接家里的亲戚朋友，后来自己开车了，去接送家人或自己的朋友。

有次从机场接父亲的朋友回来，他是学刑事法的，他遥指着一溜占地约一亩的两层楼红色砖房，对父亲说：“现在许多城市的监狱都有人满之患，倒是你们郭城还无此问题，听说这个女牢还有空

额。”

父亲带点错愕地说：“这是监狱，怎么我在此地住了这些年都不知道？”

我也转头去看，那一排房子与别的建筑物没有什么差异，但它的外围有排铁丝网，在它背面有了望台。以前竟没看到，看到了，也没在脑子里注册，这下子被人指了出来，陡然对那排楼房产生了一种没来由的恐惧，也带些许好奇，待要细看，车子已开远，看不见了。

此后来去机场，总不免对它瞄一眼，揣摩里面的样子、里面的犯人、里面的生活、里面的日子。

千千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进到里面来，活生生地过着里面的日子。日子，像老人手里的一串念珠，一粒粒地数着，数过来，数过去，用来打发无尽的时光。

# 0

我父母亲是中国台湾来的高级知识分子。父亲罗梭是生物博士，一直在大学任教。母亲余砭是有名的美术学院的高材生。毕业后开过一两次个展，成绩斐然。但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出世，母亲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悉心抚养我们，直到我们上了初中，她才到市艺术馆找了个半日工作，同时把车房的一部分装修成她的画室，重新拿起画笔。

在今天这个“分裂的家庭是常情，完整的婚姻是异数”的社会里，我父母的婚姻是个异数。他们不但没有离婚，而且还算琴瑟和谐——虽然中间也有起落，而且父亲有过母亲找不到证据的婚外情——但总的来讲，是和谐的。

我们三兄妹，虽不是个个出类拔萃，但在别人口中的评价里，我们三兄妹拥有三个“最”，大哥罗心玮书读得最好，二姐罗心瑾办事能力最强，我，罗心玫，家人叫我小三子，或小妹、小玫，则是被封为“最”惹人爱的小姑娘。

时常听大人说，一个人的记忆从六岁开始，那以前的事十有八九记不起来，我虽没提出反驳，但心里却不同意。也许我读书不及大哥，办事能力不及二姐，但我的记忆力确是胜人一筹。有次母亲

一个学画的朋友来访，聊及她们各自的成就，朋友夸奖母亲，说她既有才华，又能专心。她则差远了，眼睛在画板上，耳朵却听八方，什么事都要顾到，身不由己。母亲还没回答，我插嘴说：“妈画画时，什么也听不见、闻不到，有回把一锅红烧牛肉烧糊了不算，锅子烧穿，整个厨房都是烟，差点没失火！”

母亲讶异地望着我：“你怎么记得的，小三？炉子是着了火，幸亏那天你爸有事早回，才及时扑灭。不过，你怎么记得的？让我想想，那时你才四岁左右。”

“小时候的事我都记得，还有一次……”

“好了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许多插嘴！去，去把热水瓶拿来，给阿姨的茶添点水。”

不要说四岁，就是四岁以前的事，只要是特殊一点的，有时也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脑子里蹦出来，头头是道地说与母亲听，常使她吓一跳。笼统地说，我六岁前的日子，真可以说过得无忧无虑，装在记忆箱里的，多半是欢喜的事。我记得那时父母的朋友们都叫我开心果，因为我的脸总是开扬的、欢乐的、喜滋滋的，感染到我周围的人，像二月阴霾的天空忽然洒下千万道阳光一般，都随着我笑逐颜开起来。

我父亲是个典型的科学家。他为人拘谨，行为正直，日夜钻研于他的小世界里；从学校的实验室到家里的书房。对他四周其他的事物，他付出勉强及格的关注。那种关注，与他事业的进展成反

比,换句话说,我们成长期,正是他极力建立他自己事业的阶段,他没有精力与时间放在我们身上,母亲常用一句话为父亲辩护:“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我记得在晚饭桌上,惯常问我们三兄妹的几件事乃是:功课跟得上吗?算术上有困难吗?没有同别的小朋友打架吧?

问得多了,大哥闷头吃饭不回答,二姐只不耐地点头摇头再摇头代表回答,我则源源不绝地告诉他谁同谁吵了架,被人告到训导处。英文老师今天穿的是条红裙子,抬手写黑板时露出里面的白衬裙,好几个女生咕咕笑,莎莉还叫别人看,莎莉今天的饭盒里没有花生酱三明治,只有一只烂苹果,她说她母亲昨晚又喝醉了,今早起不来,没人给她做饭……母亲终于说:“小三,还不快吃,菜都冷了!”

饭后父亲照例回到他的烟斗间——书房。母亲不喜欢闻烟斗的气味,限制父亲只能在他书房抽。他进书房之后,我们多半要到第二天吃晚饭时才再看到他。我们睡觉时,他还在书房工作——母亲再三叮咛我们:没有重大的事,绝对不能去敲书房的门。第二天我们上学时,他还在卧室睡觉。所以直到我小学毕业,父亲只是个每天来吃晚饭的客人。

照说周末应该是父亲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子女身上,像隔壁美国人家庭雷诺的父亲那样。雷诺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,他星期六只看半天病人,下午带雷诺去公园,让他妻子有半天完全自由,



做她喜欢做的事。星期日他一早起来,为全家做早餐。然后,他会趴在地上和雷诺(他与我同岁)玩各种菲雪(Fisher)公司出品的拼搭游戏。中午一家人去麦当劳吃汉堡饼,下午如有卡通电影,一家四口同行,晚上则请个高中生来看顾雷诺兄妹,父母则穿戴得十分考究地到情调好、价格高的餐馆消度一个没有孩子骚扰的夜晚。

这些都是每个星期一在学校吃午饭的雷诺边啃苹果边告诉我,我一放学又巴巴地报告给母亲听的消息,末后一定千篇一律地问:怎么爸从来都不带我们去看卡通,总是你一个人带我们出去玩?!

我记忆中从没有父亲趴在地上和我们,尤其是大哥,玩什么拼搭的游戏(他只教过大哥下象棋,大哥半歪在椅上思考,父亲则是坐得笔直的)。父亲个子细高,膀子同上身特长,下巴外伸,一双手,比一般女性,连我母亲在内,都柔软,是一双最适合翻书及拿烟斗的手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,他是个天生没有运动细胞的人。四肢齐全,但毫不协调。从直立到蹲下,甚难,从下蹲到直立,更难。所以他很少蹲下来,趴在地上,那更是他不能想象的。

我成年之后,有次和他谈起为什么自小我们三兄妹都同他不能打成一片,他吃惊地说:“打成一片?父亲是一家之主,要维持他的尊严,怎么可以同子女打成一片?!”

现在我坐在牢里,想得最多的是我六岁以前的童年。那段日子里惟一的遗憾乃是时常缺席的父亲。有时禁不住思忖,父亲对

我们的疏忽是否是造成以后发生的悲剧的原因,或是原因之一?!

我六岁那年,住在香港姑妈家的祖母病了,打电报来要父亲去港。那时春季学期还没有结束,父亲走不开,游说母亲代他去探病,同时还可以弯到台湾去看她的父母,还借此到外地散散心,一举三得。母亲好些年都闷在家里做主妇,母亲、司机、厨师、园丁、清洁工、督学;所有的不做看得见,做了看不见的无从归类但名堂繁杂的事务,连我们三兄妹都看得出来她是从内到外都疲惫不堪的样子。父亲的要求,她思考了两天,又同大哥二姐商讨,得到他们“会好好照顾自己同父亲”的保证之后,终于同意去港。把我带着,因为我要到九月才上小学一年级。

# 1

我对香港印象良好,又有山,又有水,而山水都在眼前。好多好吃的餐馆,吃不同味道的东西。第一次姑爹带我们去一艘大船,他领着我去水缸前,看一条大鱼在水里逍遥遨游。不一刻已被人端到桌子上,静卧在椭圆形的盘子里。姑爹说:就是你刚刚指的那条。筷子下去,他夹了大块嫩白的鱼肉放在我盘子里,我对它瞪着,却不肯吃,心里后悔着刚刚不该指的,要不它还在水里游。鱼虽没有吃,但吃了其他好吃的东西,出门时掉头不去看水缸。回到

家，偷偷对着母亲难过：那条鱼，是我害死的！母亲笑着纳我入怀：“小傻瓜，你不指姑爹也会叫他们烧了来吃的！”

除了上餐馆，我也喜欢去天星码头坐渡轮。坐在船上时，觉得九龙与香港隔得很远。有时浪大，我看到对岸的楼房歪来歪去，急得拉紧母亲的手臂大叫：要倒喽，房子要倒喽！然后双手蒙住脸，把脸藏在母亲的怀里，她边笑边说：“小笨蛋，那是船在晃动，房子怎么会倒！”

我喜欢晚上过海，天凉了下來，天上的星粒与两岸高楼里的灯像只庞大的光圈围住一片水，我们就在闪烁晶莹的星光里慢慢前行。夜渡时我爱紧挨着母亲坐在有背的条凳上，把头靠在她柔软的胸口，觑着眼，想象着灿烂的光粒纷纷落向我们的怀里，我和母亲。这时母亲是我一个人的。

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她姑子一家人。祖母则是在大哥出世前来过我们家的，住到二姐满月后才离美回港，前后两年多，好像同母亲处得并不愉快。但那年我们去香港探她的病，她待母亲极好。她有哮喘病，发起来无法平睡，只能半坐半靠过夜。我们抵港时她已由医院回家休养，见了我们自是格外高兴。我叫了声阿婆，她忙把我搂入怀里：“啊唷我的乖囡，长得比照片上俊得多多哩！”她说的是道地江西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由母亲翻译给我听。“几岁了，身体可壮？上学了没有？”

她的手柔软无骨，摩挲着我的脸颊，十分舒适，我一下子就喜

欢了她。她十分老了，满脸都是皱纹，下颚底下并排竖着两片薄皮像刀片。她说话时它们一闪一闪的，我真想伸手去摸它们一下，却又不敢，但我的眼睛却死盯着它们。母亲把我牵开：“小三，不要黏住阿婆，来，见过姑妈。”

姑妈长相神情同父亲一个样。身子瘦高，脸容狭长，架了副眼镜，翘了个下巴。看起来眯细着眼，两条眉微蹙，好像要从对方脸上找出什么破绽似的。她把我打量好一阵，朝母亲说：“怎么一点也不像罗梭，也不像两个大的？”

母亲说：“都说小妹特别像我，两个大的比较像罗梭，尤其脸的轮廓。姐夫在上班？”

“啊呀，武德可忙哩！每天六七点才从写字间回来，吃个晚饭都不得安宁，电话不停。那个忙法，总有一天把身子拖垮！”阿婆插口说，睨了姑妈一眼，好像有责怪她的意思。

“罗梭说姐夫是开厂的？他也不清楚是什么厂。”母亲带笑说，“你是知道罗梭脾气的，姆妈，除了他的生物，他对什么事都不留意的，连心玮他们三兄妹的生日，每年都是要我提醒他。”

“小梭子，他真是个书呆子。”阿婆说，“和他姐夫是无法比的。武德十年前赤手空拳到香港来，现在倒有好几个厂了，什么绒线衣厂、电器厂的，我都搞不清其他名堂。他一些上海朋友，都叫他大好佬哩！”

“那是什么，大好佬？”我插嘴问母亲。

姑妈截住阿婆对着母亲说：“你不要听姆妈过分赞扬武德的话，他的长处就是眼尖看得准，做事有魄力，所以近两三年，事情做得顺利。姆妈你总还记得，我们刚来时多么艰苦？余硖，要休息一下吧？我们公寓小，没有客房，只好委屈你同姆妈睡一间，小三跟你睡，行吗？”

“下回你们来，房子就宽敞了。你姐夫正在何文田那带物色买下一个公寓来，四房两厅，外加下人住的。”

“姆妈你真是，八字还没一撇，广播什么？余硖是自己人，倒没什么，别人听了，还当我们发了大财呢！”说着就站起来牵着我手，领我们进阿婆的房。

天快黑了姑爹才回来。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两只眼睛，又大又圆，透过两个眼镜片，炯炯地射过来，像两只探照灯，可以在你脸上穿个洞一样，那么锐利。我忙不迭地缩到母亲背后。他走近来，露出一口闪闪白牙。大概他皮肤黑，衬得牙齿相外白，像假的一样。同母亲握了手后，他蹲下来，凑着我的脸说：“这是小三子，哎呀，好靓（广东话，长得好看的意思）喔！几岁了？”他摸下我面颊，我忙闪开了，把脸藏在母亲浅灰凡立丁裙子里。

姑爹笑嘻嘻地站直了，接过佣人递给他的热毛巾，拿掉眼镜擦了把脸，招呼母亲坐。我还黏在她膝前，她将我轻轻推了把，说：

“这孩子怎么了，从不怕生的，今天这么羞羞答答的；还不给我好好去坐着，听大人讲话。”

“不坐了吧，我带你们过海去吃海鲜，来，小三子，姑爹带你去看活蹦乱跳的鱼虾。”他过来牵我手，我正要躲闪，被母亲推了一把，带点恼怒地轻声斥我，“不要这样，是你姑爹，又不是老虎。”

姑妈她们跟我们家一样，两女一男，但比我们三兄妹大，而且叽哩咕喀讲广东话，我听不懂。他们不太理睬我，我也不睬他们，只知道两个大表姐叫大猫小猫，表哥叫小狗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明明是人，却偏叫他们狗与猫。母亲说因为姑妈身体底子弱，流产了好几次，后来三个孩子顺利生下来之后特别宝贝，故意叫狗呀猫的，免得夭折。

我同母亲在姑妈家做客前后十天左右，我和狗猫他们接触很少，大半因为他们每天都上学，小半因为语言不通。三个人中，我比较喜欢小表姐，小猫。她很好看，皮肤像姑妈。有一头卷毛狗似的短发，眼睛像姑爹，又大又圆，不过一点不锋利，黑蒙蒙的，像两潭深水，见不了底。外加她瘦怯怯的，惹人爱怜，不像她姐那样又黑又粗壮，所以我总想同她亲近，只是她十分害羞。姑爹似乎特别钟爱她，吃饭时一定挽着她坐在身边。阿婆则把一门心思放在表哥小狗身上。大姑妈却偏心大猫，对母亲夸她书读得好，小学跳了两级，还年年考第一名。

阿婆、姑妈、姑爹都十分喜爱我。尤其是姑爹，这么忙的一个 人，却肯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各处去玩。我最喜欢的是去山顶花园。那时刚有缆车坐着到山顶。我是第一次，又兴奋又害怕，一边尖声

叫,一边往下望。姑爹用手臂环住我,“不怕的,有我在。”到了山顶,他领着母亲去了望台看香港全景,然后又带我们去餐厅吃点心喝咖啡,给我叫了大玻璃杯的草莓冰淇淋,上头顶着雪白的鲜奶油,乐死了我。

## 2

阿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,晚上可以安睡四五个小时,母亲牵挂着大哥二姐,决定不去台湾,直接回美,托姑爹换了机票。我们要走的那天他一早去写字楼,中午回来带我们去鹿鸣春吃中饭,给我们送行,表姐他们都上学去了,只我们五个人。阿婆吃素,当然不能吃烤鸭。姑爹亲自为我把片好的鸭皮及肉及甜面着加了一根葱,包在薄饼里,卷成一长条,交在我手里。一口咬下去,又香又酥,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鸭,一口还没吞下,又咬一口,一张嘴塞得满满的,母亲看不过,笑骂我:

“这趟来,真让姑爹把你给惯坏了,看你那馋相!”

阿婆说:“小囡都这样,不要去说她。慢慢嚼,小三子,反正都是你的。”

姑妈给母亲斟了酒,又举起自己的杯子说:“大猫还有一年就高中毕业了,我写信给罗校提过,她年底申请大学,自然是去舅舅

教书的学校。到时候怕要多烦劳你做舅妈的照顾。大猫个子长得高大,但实际上非常孩子气,日常生活,一点也不会料理,你问姆妈就知道了。真的不比你们小妹好多少。今天我借这个机会敬你一杯,余矾,大猫去了,少不得要劳你神了。”

“那自是义不容辞的,”母亲说,连连饮了两三口酒。我讶异地看着她,她是可以喝点酒的,但那只是在父亲及时回家而那天的莱特别配她胃口,她可以喝些。或者,她谈得来的画家朋友来访,几个人可以喝完一瓶酒。普通应酬,她只是抿一抿凑趣。她这样爽朗地喝,想必心情好,我看她双颊红扑扑的,一双眼睛格外明亮,流转看姑妈夫妇:“这次来看姆妈,承你们这样热烈招待,尤其姐夫,这样一个忙人,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参观,还天天带我们上馆子,令你们破费,实在过意不去。”她把姑妈交到她碟子里的芹菜炒鸭肫夹来吃了,继续说,“临来时罗梭叫我来问姆妈,是否愿同我们一起回美国住一阵。”她顿了下,把碟子里几根芹菜茎拨在一处,“现在孩子们大了,小妹九月也上了学,我比前几年空闲点,可以对你招呼得周全些。”她朝阿婆看了一眼,又垂下眼睑,“罗梭说,他是儿子,照理该奉养姆妈的。我和他完全同意。”她抬眼向阿婆望了下,再去看姑妈,“这几天征求姆妈的意思,她老人家说年老了,不想再漂洋过海。美国住过了几年,觉得不是老年人该去的地方,光是吃,就活受罪,她宁愿留在此地。”她放下筷子,端起酒杯,说:“我们当然不好勉强她老人家,所以我代表罗梭和我自己,向静贤姐、姐



夫敬酒。感谢你们代我们奉养高堂。”说着用双手把杯子举起来。

姑妈忙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姆妈也是我的母亲，我们一样有责任奉养她，我弟弟在这方面很有封建思想，你是搞艺术的，怎么脑筋也这么古老？姆妈在此，你看得出来的，日子过得蛮写意，就差天气太潮湿，对她的哮喘不利，有时会发作。”

姑爹插嘴说：“啊，天气一潮，待在冷气房不出来，不就得了？”

“我就是不喜欢冷气房，阴森森的，不自然。”阿婆说，“不过香港的气候，我也逐渐习惯了，以后自己当心点就是，叫那个书呆子不要担心。”

甜点是芝麻酥糕，又是我喜欢的。姑爹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后，干脆把剩下的五六个全给了我，我才吃了一个，母亲说：

“这种糯米东西吃多了不消化，还是让姑妈带回去给表姐他们吃。听话，小三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叫他们包好，等会儿带到飞机上去，好吗？”姑爹说。见我不嘟嘴了，说：“小三子真乖！静贤，我看你叫辆车先同余颢去机场，我带了小三把姆妈送回家，接了小猫来机场找你们。她说了一定要来送。”

“我也去送送她们再回家。”阿婆说。

“姆妈……”姑妈说。

“我不累，一点也不累。她们回去后不知哪年再见面哩！你就去接小猫吧，武德。”大家都站起来。